欽定勦平三省邪匪方略

欽定勦平三省邪匪方畧正編卷一百二十五 己未年

十月初四日丁丑 己丑那彥成台布奏言臣那彥成行抵西安查得冉保自斜峪關東來由大峪口前往大山岔距省不遠不及會同松筠自應與臣台布會同訊問隨飭令知府陳文駿等將冉保拏解西安謹按節次

諭旨指出各條逐一訊問據供大山岔尉劄原係兼

顧北面明亮寄來書札亦令在彼布置後因賊

匪西奔會札商明亮即欲趕往明亮覆稱仍令

駐劄該處追賊匪奔竄逃於向西我不敢拘泥

於九月初一日起程趕赴斜峪關至二十一日

接明亮來書仍令回在大山岔防堵有節次書

信可據 臣 等隨詰以你既知不便拘泥明亮指

示後來趕往斜峪關何以賊匪西奔時復行在

顧北面明亮寄來書札亦令在彼布置後因賊
匪西奔會札商明亮即欲趕往明亮覆稱仍令
駐劄該處追賊匪奔竄過於向西我不敢拘泥
於九月初一日起程趕赴斜峪關至二十一日
接明亮來書仍令回在大山岔防堵有節次書
信可據 臣 等隨詰以你既知不便拘泥明亮指
示後來趕往斜峪關何以賊匪西奔時復行在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畧正編卷二百二十五

己未年

十月初四日己丑那彥成台布奏言臣那彥成行抵西安查得永保自斜峪關東來由大峪口前往大山岔距省不遠不及會同松筠自應與臣台布會同訊問隨飭令知府陳文駿等將永保拏解西安謹按節次

諭旨指出各條逐一訊問據供大山岔尉劉原係兼

致蔓延其宋麗子等餘匪既竄至太平而高家營

一股賊匪亦逃往該處德楞泰更可一併截擊並

着額勒登保酌派鎮將速行前往協剿以淸此股

餘孽

信之外委張起鳳稟稱自五月至八月止明發
贊一路七月內在紅花寺地方前隊鄉勇殺賊
四名八月內在獅子坪地方鄉勇殺賊二十餘
名官兵未與賊打過一仗亦未見過賊匪等情
再如近日明亮奏在甘省殺賊一千名同日接
鳳縣鄉司稟報殺賊一百餘名只求察核其明
亮一路糧員知府趙洵等亦未傳來訊問 臣等

詰以明亮如果挾揑報打仗自有應得之罪但你接到趙洵六月二十七日信得有証據因何徇庇不參你既隱匿不奏又將一切揩稿書信粘

發收藏並密差張起鳳跟隨明亮軍營探聽稟報明是與明亮不和特意存留各項字據豫備攻訐以報私怨全不以

國事為重祇圖卸責是何居心據供我接閱趙洵

來札何恐不實不敢遽奏八月底探信外委張

起鳳回營面詢始知詳悉彼時因屢奉

諭旨申飭不和又不敢冒昧劾參自占地步這是我

糊塗拘泥百喙難分只求從重治罪至於留存

字據實因軍營匆促之際凡有關係公事者悉

係存留備查並非豫存攻訐之意臣等反覆究

詰將永保呈送親供並各項字據一併封呈

御覽伏查永保呈出明亮清字漢字各札似非揑飾
詢之知府朱勲據稱實有趙洵書信叙述明亮
一路情形外委張起鳳所供亦均與永保供詞
符合但趙洵書信係永保密令朱勲作爲已意
密札詢問藉以鈎致字據張起鳳即係永保私
自派往之人難保不隨同附和且永保與明亮
積成嫌隙今伊已革職拏問恐獲重罪是以盡

情攻發騎由於明亮一人察其堅執情形安知
非自知罪重欲與明亮同死總須質証明確方
可折强辯而成信讞 臣等卽日帶兵進山剿賊
不能逐處調取人証俟齊再質而永保畏罪情
急亦不便仍在軍營現已將永保發交司監收
禁應請解交松筠覆訊定擬至明亮剿辦賊匪
日久無功若永保所供果確是其欺飾之罪尤

非虛報功級可比相應據實參奏再慶成前在
漢中一帶剿賊曾經知會松筠就近拏訊茲據
松筠札稱慶成亦至甘境剿賊相距較近已咨
調慶成前來其所帶之兵即交綸布春管理應
俟松筠訊問供詞自行具奏再 臣 那彥成仰蒙
聖恩委以軍旅重任前到陝時因軍營積習疲玩奏
明請以軍法懲治祇欲使將弁開之預知儆惕

臣亦惟願不刻一人而軍事速竣斷不敢稍存
專擅之念茲蒙
聖諭諄切訓誡成全嗣後遇事惟當倍加詳慎以仰
副
聖主恩加教誨至意
那彥成台布又奏言現在察探賊情據鳳縣都
司王萬年稟報張漢潮正股賊匪竄至二三尖山

又據王文湧及留壩廳寶雞縣稟報十七日張逆率領千餘人竄出草灘溝十九日由草涼驛竄入大蜂溝二十日竄至桑園壩二十一日竄入留壩山南江口一帶恒瑞等已各帶官兵追剿又據寶成及五郎通判鎮安縣稟報探得張漢潮分股賊匪十一日竄至紙房溝十五日至小仁河騎馬者祗三十餘人步賊一千六百餘

欽先自五郃商州兩處辦起妥為曉諭務順民
情並令各按地勢及舊有村寨或曡石牆或築
土堡或壘木城悉聽其便其洋鳳一帶就近由
松筠飭令地方官妥辦查有西安府知府朱勳
熟悉地利民情即令該員總司其事此事若辦
有成效賊匪無食可掠無地可息勢必飢困就
斃且川陝境上賊匪亦聞風不敢闌入各堡互

相保聚匪徒亦有稽查如啇南邪匪勾結之事皆不能竊發似可盡絕根株且此時以撫卹之費酌給貧丁小戶爲遷移修築之資較之逐戶撫卹轉可節省於事亦歸核實再明亮在南山一帶往來多次地理情形較熟 臣 等現在探赴明亮軍營凡道路夷險賊匪出沒處所先須向明亮詢問以便布置仔入本粗率卯 臣 等業經

紊殺恐其心緒忙亂未能將一切情形詳悉告
知轉貽於事無益是以臣等暫緩宣露恭候
命下再將永保所供逐一研訊
台布又奏言臣接據差探弁兵禀報張漢潮大
股賊匪由甘省折兵草凉驛一帶該處逼東即
係孝義廳地方本有兵勇駐紮防守一面飛飭
帶領兵勇之署同知胥珍都司劉滿貴實力堵

禦猶恐未能嚴防適有因公來省之韓城縣知
縣莊振人似明白曾隨泰承恩軍營辦事奏蒙
賞戴藍翎以同知直隸州補用令其前往幫同妥辦
詎該令面稟不能騎馬不敢前去臣查該員係
在青山溝等處打仗出力仰邀
恩賞如果不能騎馬安能打仗顯有飾詞規避情弊
現在陝西情形因近年兩任巡撫俱未在省一

切散漫無稽非大加整頓難以革除畏葸偷安
積習且在用兵之際尤當法令嚴明是以立將
該縣莊振掙去頂翎請
旨將韓城縣知縣莊振芑革職留於軍營效力以觀後
效
同日松筠奏言竊照陝省西鄉之東隅鹿池壩
賊匪又竄至九陣壩復有川省通江境內兩股

敗匪一由秋波梁一由九元關均向九陣墈會
竄前來遊擊關聖保正在遇賊打仗提督王文
雄趕到督率兵勇奮力衝撲殺賊六十餘名該
匪分為三股我兵三面迎擊殺賊三百餘名生
擒二十四名匪衆仍分三股奔逃一係王三槐
餘黨賊目陀姓約二千餘人東竄星子山一係
樊人傑約一千餘人西竄麻旭寺一係龍紹周

唐明萬二逆約二千餘人東西亂竄均在西鄉境內王文雄率領弁兵正出堰口分路截擊又有一股賊匪由太平响洞子至九陣壩約三千餘人踞老鷹崖大梁山勢險峻十二日王文雄派遊擊關聖保等由王家坪擊賊東面派都司王來用等由二里山擊賊西面親率都司梁煥等由北面仰攻三路兵勇齊上賊匪捨命抵禦

適署縣事知州宋昌琤亦率義勇趕到一擁而上殺賊三百餘人賊衆披靡四散兵勇追殺三十餘里又殺賊四百餘名墜崖落澗死者二百餘名鎗斃執旗賊目三名除奪獲騾馬鎗刀外生擒賊匪李智花等一百十五名訊據供稱此股賊匪係兩股合夥一股係黃號賊首名伍義蘭一股係藍號賊首會六兒餘無要供當將該

犯等正法餘匪翻山竄入金竹溝王文雄冒雨緊追沿途又殺斃一百餘名賊匪由鹽場竄回川境先後招出難民一百七十餘名皆給盤費路票遣發回籍其前竄星子山陀妵賊匪由高川竄往木竹場老鼠場一帶還近茶鎮漢江南岸並通西鄉縣城王文雄趕帶兵勇繞回迎截於十六日至三郎鋪之分水嶺該匪排列嶺上

抵禦我兵奮力上攻右邊林箐內突出一股賊匪我兵分投迎擊自酉至戌殺賊一百餘名匪衆退至牛嶺山値風雨黑暗乘機來撲兵勇竭力擊退遂冒雨進攻㸃礟轟擊一夜次日黎明賊分三路下衝兵勇亦分三路迎擊殺死一百餘人賊匪愍不畏死猶恃衆衝撲自寅至未又鎗斃執旗賊目二名殺賊一百餘名賊匪始折

向東奔竄至風香園一帶此股係王三槐餘黨
聞龍紹周一股已與之合夥其樊唐等逆盤踞
黃村十二壩鮮大川苟文明等逆又竄入西溝
廟壩係在西鄉之西隅是目下西鄉境內自川
省竄來之賊股數較多緣該匪等游奕於廣元
南江通江一帶額勒登保逮文㾬剿不予以暇
不能不北竄陝境其衝撲南鄭各卡時有道員

文齋所募義勇竭力堵剿未任闌入是以賊匪先後會竄西鄉該縣與川省交界計長九百餘里路極紛雜王文雄等雖屢得勝仗而所帶兵勇實在不敷分撥時近交冬漢江水勢日漸淺涸尤應嚴密防堵除飛札王文雄並飭參將鮑貴遊擊闕璽保知州朱昌琤及北岸各廳州縣鼓勵兵勇竭力嚴防臣　併另委妥員前赴貫子

山等處卡隘奬賞義勇一體固守再前竄洵陽
白河界上之竹山賊匪續據探報係黃白藍三
號之賊其從何股分出及賊目姓名已札飭慶
溥溫承惠詳悉查覆又聽楞泰帶領重兵與倭
什布分路勦堵兵威壯盛賊匪竄入洵陽白河
漸至不利目下欲向安康縣屬之磚坪一帶奔
逃知府周光裕並副將劉成基帶領兵勇千餘

名於城鄉各要隘分段堵禦臣　仍飛札駐守紫陽之總兵柯藩確探嚴防勿任與西鄉之賊合夥茲接至德楞泰帶兵緊追應需糧餉軍火已飭漢中興安兩府趕緊運供俾資接濟再查道員文霈管理川陝接壤南鄭之小壩廟壩闗倉圩等處卡隘既屬布置嚴密復能督率有方賊匪屢次攻撲卡隘皆經義勇擊退地方賴以安

堵賞為出力之員可否賞給陞銜以示鼓勵出

自

聖恩

松筠又奏言竊臣在留壩途次聞知慶成與恒

瑞帶兵分路追剿張漢潮賊匪已從高橋入棧

東山內臣飛札囑其一面將所帶官兵交副都

統銜綸布春管領趕緊採蹤剿辦暫聽恒瑞調

遣一面即前來會晤詢慶成行抵鳳縣臣即遵

旨革職拏問並將慶次

飭查情節逐一詰訊據慶成供我在京養傷可以扶

掖行動即懇前赴軍營剿賊旋蒙

擢授成都將軍帶領直隸官兵到陝因撥給富成原

帶之兵盡在永保軍營其時永保在棧道我趕

到鳳縣恒瑞從甘省帶兵來陝同到永保軍營

會晤逆張漢潮賊匪由南山竄向棧道我三人

即分路前往截剿復因藍號賊匪又近寧沔恒

瑞即帶兵分路前去張漢潮從二里關北竄維

將西安北路緊要我與永保從寶雞郿縣沿山

以北抄截行至鄠縣明亮趕到三人會商明亮

議定伊從藍田進山遏其奔竄東南之路我與

永保從大峪口進山顧住西北兩面七月十六

日到孝義鎮交界之舊縣關沿路百姓紛紛
遷徙據稱大路之東有賊二股大路之西有賊
一股不知賊首姓名亦不知何股是張漢潮隨
卽差探賊蹤分投剿辦自十六日至三十日我
與永保分路截賊由舊縣關起到野猪坪王家
河屹塔寺黑虎廟兩河口鳳凰嘴胡家嶺禾玉
崔紅岩子大沙窩等處隨處探賊剿捕雖有斬

獲因爲數無多實無顏具摺奏報其中住營之
日皆因大雨時行河溪漲發不能前進八月初
一日追賊至二郎碥我與綸布春四鼓進兵覓
路抄迎打仗殺賊初二日探知張漢潮又由南
南折向西北楊家斜奔竄我與永保會合趕截
初六日到大山岔因孝義鎮安地方分股各匪
尚未剿淨議定永保帶兵在彼防截卽於初七

日與永保分營同綸布春帶馬步官兵追勦張
漢潮十一日趕過五郎江口在洵陽壩將賊截
回賊仍折竄東南鎮安地方我帶兵緊追嗣因
分股賊匪在西面山峽一帶狂竄我由火鐮溝
東龍王溝往來截殺賊遂竄入老林我於二十
三日仍即帶兵從五郎關四畝地一帶追勦張
漢潮至洋縣地方聞知明亮帶兵趕來我於九

月初二日趕到明亮軍營明亮議定自帶兵勇入棧與恒瑞截剿我由留壩山內追剿以便三面合擊初五日賊竄棧道迤西先後接明亮來信令我由沔縣畧陽往甘肅成縣迎剿十三日行抵白馬關探明賊匪仍奔回棧東明亮令我與恒瑞從鳳縣分路進山正在探剿九月二十三日將抵江口即咨調前來我自七月十六日

迄今共六十餘日計與永保前後合營二十餘
日至八月初七日分營前後帶兵行走雖我舊
傷發痛騎驛從未稍綴所到之處地方官俱有
報文可查不敢朦混至我與永保前此合營原
與明亮在鄖縣議定是以八月初七日分營十
四日奏報截回賊匪情形仍係聯銜具奏聲明
永保在大山岔是我分營追賊在前發摺在後

並非因奏摺未奉

批迴心懷疑懼始行分營但我到陝三月未能趕緊

剿滅賊匪實在無能有負委任惟求奏請將我

從重治罪 臣 嚴加究訊核其情節雖非敢有心

躭延而以自請赴營剿賊之人又蒙

畀以將軍重任未能將賊迅速滅淨即科以貽悞軍

機之罪實無可追現在那彥成將永保革職訊

供容俟 臣 會同定擬奏辦再
盛京官兵改道入陝協剿所騎馬匹自應妥為預
辦遵查前調陝甘營馬三千匹茲已陸續到齊
經藩司馬慧裕派員分起押赴商州並令潼商
道吳沂商州知州 陳祁趕赴商南照料一切軍
行均不至有貽悞其晉省解川四起餉銀業已
全數照料送至廣元交收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彥成松筠台布曰前因永保
奏在大山岔駐劄係接到明亮來札令其在彼督
兵守禦而明亮復以永保在大山岔逗遛一月參
奏是以諭令那彥成松筠先向永保追出明亮原
札查對日月分別核辦今據那彥成等審訊永保
供詞並將明亮清字書札及一切信稿書稟進呈
朕詳加披覽明亮書內雖未指令永保在大山岔

駐守亦有或在彼督辦之語然其事即使屬實永
保株守之罪自在而明亮亦不過欲傾陷永保設
此詭計尚非明亮重大罪案茲永保供內有數月
以來未見明亮截住賊頭又趙洵寄朱勳信內稱
無奈賊匪連夜遁走爲日已久不能不一奏塞責
任情鋪敘其所稱在龍駒寨欒莊收護關三次打
仗殺賊俱屬烏有救出被擄百姓亦屬子虛並據

差往明亮軍營探信之外委張起鳳稟稱自五月至八月祇有鄉勇殺賊四名官兵未與賊打過一仗亦未見過賊匪等情閱之不勝駭異軍營積習於奏報打仗情形每多粉飾經朕節次嚴飭方冀伊等稍知儆懼乃明亮奏報各摺竟敢肆行虛誕逈出意想之外不料明亮喪盡天良一至於此朕於軍營奏摺無不隨時指示明亮自五月至八月

奏報殺賊情形已有多次雖當盛暑之時朕必詳
細批示詎知伊一味憑空捏造毫無影響則朕彼
時批示徒勞詞費其中訓勵之語不一而足竟毫
不足以動其心是其遲誤軍機傾陷尕保在伊尚
屬輕罪而有心欺罔負恩昧良可恨可惡現在那
彥成帶兵辦賊而台布亦幫同堵剿難以兼顧此
案著專交松筠審辦並傳集知府朱勳趙洵外委

張起鳳將所稟明亮欺飾各情節一一指實與明亮對質使之無從抵賴並將永保呈出明亮書札令明亮當面質認勿任支飾又閱永保供內有永保密差外委張起鳳跟隨明亮營盤探信被明亮查獲喝問有你不實說可以殺你之語是明亮竟入白蓮教矣此一節亦著松筠嚴訊又前據胡齊崙呈出餽送賬內明亮得過銀六千三百餘兩彼

時因明亮尚在帶兵追剿張淡潮黨其即行擒獲
是以留中未發今明亮已革職拏問着將此單發
交松筠一併嚴訊歸案計贓定擬至松筠所奏訊
問慶成供詞據供屢次剿捕雖有斬獲因為數無
多無顏具奏雖不成話但慶成未敢公然謊報在
何處打仗殺賊若干較之明亮所奏全係虛詞者
有間且慶成舊傷未愈尚能騎馬帶兵追剿其罪

猶有一綫可寬前此松筠奏貽誤軍務之罪慶成較明亮爲次朕意不甚以爲然今據奏訊情節慶成之罪止於未能趕上賊匪尙無別項狡飾之處與松筠前奏所論適合松筠惟當將明亮永保慶成等罪狀核其輕重分別定擬務期情眞罪當明亮永保慶成等俱係領兵大員將來核其情罪其不至死者尙可如富成之例留於軍營即應行發

遣亦可由該處發遣其罪當斬絞必應辦理者若
即在該處正法恐賊匪等見帶兵大員不能獲賊
轉被刑誅未免心存輕視且大員獲罪當令大學
士九卿會鞫定案即在京正法軍營中聞之亦必
各知警惕着松筠於定擬後擇其罪重者奏明俟
台派員解京又據那彥成等奏報入山剿賊日期
摺內稱張逆率領千餘人由草灘溝竄入留壩山

南江口一帶其分股賊匪尚有一千七百餘人西
竄五郎界內前次官兵俱在賊後尾追可見明亮
節次所奏全虛伊帶兵既已落後又敢安然坐轎
任意謊報其罪尚可恕乎那彥成在西安已有旬
日聞知賊匪往來奔竄急欲往剿但兵力未齊亦
不可稍涉冒昧輕進此時明亮已經革職拏問所
有明亮原帶之兵着交那彥成管領其帶兵將弁

等亦著酌量分派盛京兵現已陸續抵陝吉林兵
日內亦由京起程計日可到那彥成惟當鼓勵將
弁乘官兵新到銳氣將張漢潮一股上緊殲除再
將平利紫陽一帶賊匪悉數廓清至所稱築堡挖
壕雖亦制賊安民之法但賊匪狂奔肆突即峻嶺
廣川亦拚命偷越豈區區壕塹所能限制乎此在
地方官預為防備則可而領兵之人總以剿為首

務不可分心及己又那彥成覆奏惟願不致一人

而軍事遲一歲所見非是將弁人衆勇怯不齊若概

事姑容豈能肅軍紀而厲戎行但當奏聞核辦耳

又據松筠奏此次賊匪分爲三股向西鄉奔竄內

有一股係王三槐餘黨可見勒保去年只將首逆

王三槐誘致邀功而置餘黨於不問以致輾轉勾

結復向西鄉滋擾王文雄督率將弁分投截剿尚

為出力但時當冬令漢江水勢漸消恐賊匪不時
偷渡著松筠轉飭王文雄等嚴密防堵不可稍有
疎懈其竄入平利安康之賊松筠已令總兵柯藩
探剿並着飭知慶溥温承惠等就近協剿勿任與
西鄉之賊合夥至道員文霈在漢中一帶布置嚴
密地方安堵實為出力松筠素日公正所奏自係
實情文霈著賞給按察使銜又台布參奏知縣洪

振有心規避請旨革職所辦甚是著將莊振革職
留於軍營効力贖罪嗣後遇有似此畏葸規避之
員即當照此叅辦庶陝省地方官知所儆懼不敢
仍前怠玩也
上諭內閣曰明亮剿辦張漢潮一股賊匪經年迄無
成功業經降旨革去叅贊大臣都統仍賞副都統
銜予以自効並命那彥成松筠確查明亮如有縱

賊實據即行嚴恭治罪本日那彥成台布奏到審
訊永保供詞據稱數月以來總未見明亮截住賊
頭緊追賊尾無從與之交鋒且明亮咨送摺稿所
奏打仗殺賊投出民人係交隨營知府趙洵審訊
未見錄供稟報永保因令知府朱勳札詢據趙洵
覆稱明亮因賊匪遁走日久不能不一奏塞責任
情鋪叙所稱龍駒寨欒莊牧護關三次打仗殺賊

俱屬烏有救出被掠百姓亦屬予虛董據差往軍營探信之外委張起鳳稟稱自五月至八月止明亮一路單營惟前隊鄉勇等兩次會殺賊二十餘名官兵並未打仗一次閱之殊堪駭異明亮與永保素有嫌隙前因明亮參奏永保久駐大山岔一月有餘遲延觀望先經降旨將永保革職拏問旋據永保奏稱係明亮札令永保在彼駐紮現據永

保呈出明亮來札雖尚須查究未可遽以此郎丞
保逗遛之罪但所稱明亮數月並未與賊接仗及
謊報軍情各情節係得之知府趙洵及外委張起
鳳稟報之語鑿鑿有據是明亮欺罔罪狀較之縱
賊爲尤重朕辦理軍務宵旰勤勞於軍營奏摺批
示不移晷刻若似明亮之滿紙鋪叙全係虛詞天
良業已喪盡尚安望其實心辦賊此而不嚴行懲

治何以整飭戎行朕又將何以用人乎至興肇旣次與明亮聯銜具摺乃於明亮種種欺飾之處狀同入奏罪亦難逭明亮興肇俱着革職拏問交與

松筠嚴審定擬具奏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畧正編卷一百二十六 己未年

十月初五日庚寅額勒登保奏言查王登廷與鮮

大川苟文明冉添元等股或分或合尚在通江

一帶共七十五股剿之徐添德及許文謨等追

剿之庹姓張金魁等股俱已竄近東鄉太平是

此時賊匪俱已逼歸川北又據許文謨禀報該

鎮帶兵追剿庹姓等股至太平馬鞍寨地方該

處寨首張禹甸崇德等拏獲王登廷股內僞總
兵周思禮一名據供該犯在王登廷夥內爲西
北兩路僞總兵尚有東南一路僞總兵王應奇
旋據通江縣知縣徐廷鈺稟報王登廷分出僞
總兵王應奇帶領三四百人假充官兵在空山
壩寨下經過該寨監生何坤孫等率領附近團
勇擊截當將王應奇銃斃並拔出被脅民人一

百餘人其戰黨及旗首李猫兒等全數殲淨各
團勇實心出力洵堪嘉奬周思禮一犯業經訪
文謨解送達州交魁倫就近核辦其殲斃王應
奇之何坤祿等臣已給予八品頂戴隨從殺賊
之人各賞給銀牌其投出難民飭令查明安插
雖時尚有陣亡鄉勇四名先經酌給銀兩安埋
並飭通江縣造報咨部請卹看來王登廷一股

黨與亦漸殘敗而其狡詐百出與鮮冉等逆互相倚恃急應以次掃蕩隨飛飭七十五李紹祖等緊躡徐逆等追剿不予以暇　臣　行抵巴州之走馬嶺接據魁倫札稱達州現有查辦事件急切不能前來但魁倫於事竣後仍應帶兵剿賊查達州營山一帶尚有存留兵二千餘名恐尚不敷一路進剿之用應於魁倫進兵時再行添

撥勁旅交與帶領山魁倫既經帶兵另為一路亦須熟籌鎮將以資得力壽寧素嫻軍旅現駐廣元究係防堵今臣添委參將舒林保前赴廣元更替廣元百丈關一帶本有防兵一千六百餘名該處路徑叢雜賊匪易於竄逸關係緊要臣又添派官兵四百餘名交遊擊范建標帶往與舒林保會商嚴密堵禦即令春寧前往達州

預備隨同魁倫剿賊又齎送經畧印信來營之
總兵百祥久經行陣亦即飭赴魁倫一路聽候
調用再聞德楞泰追賊已抵茶子壩一帶該處
路通川省大寧恐張辛二逆已有折竄川中之
勢德楞泰所帶之兵即一時不能剿淨亦必將
該匪等追歸川省刻下川東夔巫等處現無別
股賊匪 臣 飛飭該處文武就現有之兵勇悉力

堵禦俾德楞泰一路官兵得以痛加勦洗並查
夔巫一帶向有七十五在彼駐劄今七十五已
帶兵勦賊該處為川東門戶現又飭調總兵穆
克登阿前往夔府令其相機堵勦伏思陝楚各
路軍情俱有領兵大員自可隨時奏報若必俟
臣 振咨轉奏已在各路之後此時 臣 先當設法
勦淨川匪惟陝楚情形亦隨時更易或已經得

手可以餘出兵力剿辦他處即應隨宜調撥現

亦知會那彥成明亮德楞泰等務將剿辦情形

隨時知照以憑酌商辦理再那彥成明亮等現

在陝省統領官兵松筠亦在陝境帶兵防禦所

有各路打仗出力人員均應隨時鼓勵那彥成

等係

皇上簡用大員自必遴選得當臣相距較遠恐往返

咨送稽延轉致一時帶兵不得其人嗣後陝省
單營武職各缺應即由那彥成等酌量奏補以
歸簡易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額勒登保曰川省賊匪王登廷
與鮮大川等尚在通江一帶往來滋擾徐添德及
庹元等俱已竄近東鄉太平額勒登保飭令七十
五等緊躡追剿逼回川北不使賊勢散漫將來那

彥成剿辦張漢潮完竣後即可騰出兵力歸併合擊將川省各股賊匪殲擒所辦甚合機宜其許文謨一路打仗陣亡之鄉勇四名額勒登保先經酌給銀兩安埋仍飭令通江縣造報咨部請卹前次松筠亦曾如此辦理具見細心所有殲斃王應奇出力之監生何坤祿等額勒登保已給予入品頂戴此等出力義勇自當加之獎勵惟摺內尚有舉

獲王登是股內偽總兵周思禮之寨首張武荷崇
德亦屬出力是否即在何坤祿等內一體獎賞之
處未據聲敘明白如未經賞及亦著給予八品頂
戴俾益加鼓勵至所稱魁倫於事竣之後仍應帶
兵勦賊應於伊進兵之時添撥勁旅交伊統領並
派員替出春寧前往達州預備隨同魁倫一路勦
賊此則不必魁倫於帶兵打仗本不如額勒登保

之久歷戎行素爲熟練且伊有審辦勒保福寧之
案情甚關緊要其案頭緒紛繁亦非一時可了前
已諭令魁倫無庸前赴巴州惟當駐劄達州專辦
審案想額勒登保尚未接奉前旨故有此奏今魁
倫既不令其帶兵卽春寧亦無庸令其前往達州
預備春寧曾經行陣現旣更換來營額勒登保當
酌量情形或春寧可以獨當一面卽酌派兵丁令

其帶領於緊要處所自爲一路剿辦賊匪否則或
令隨同打仗亦可得力其總兵百祥亦當留於額
勒登保處聽候調度無庸令赴魁倫一路也至額
勒登保以那彥成松筠兩路出力人員均應隨時
鼓勵恐往返咨送稽延嗣後陝省軍營武職各缺
應即由那彥成等酌量奏補額勒登保身任經畧
而於各路出力人員仍令自行保奏不肯權歸一

已實能以公事爲重亦屬可嘉其所奏松筠擬送
陞補武職各員及請將穆克登布補授總兵守備
陞補都司之處俱已照所請行矣
同日魁倫奏言查籙字號一股賊匪係龔文玉
爲首龔奇位爲僞元帥卜三聘爲先鋒自擒獲
龔文玉之後又生擒龔奇位俱經勒保審明正
法西抵達州後查明尚有卜三聘冀建一一犯未

營辦理適據鎮臣許文謨稟送拏獲王登廷股內偽總兵周思禮　犯又護軍統領春寧拏獲張世隴股內偽先鋒張國應一犯先後解到　臣逐一親訊據卜三聘供稱自嘉慶二年閏六月從賊起事與龔文玉龔奇位一路抗拒官兵嗣在入石坪潛逃被獲龔建亦稱自元年從賊起事先與龍紹周唐大信徐萬富為一路後與龍

唐二逆分股又隨樊人傑一路與徐添德等約
同巔𡺻旋復折回在火峰寨臨陣被獲又周思
禮供稱係王登廷手下偽總兵派令該犯假充
難民赴通江之馬鞍寨裏應外合致被寨首苟
林修等盤獲又張國應供稱與張世隴等在襄
陽同時起事先充探馬頭後為偽先鋒因被額
大人官兵剿散脫逃經廣元團勇楊文喜等盤

獲該犯等均係謀逆首從要犯臣於訊明後即

恭請

王命派員將各該犯分別凌遲斬梟示衆再查卜三

聘子姪及其子婦四名口俱例應緣坐長子卜

正順年已二十即當斬決第該犯屢次勸父出

投卜三聘懷疑不聽此次由入石坪逃出又係

卜正順首先到家約同親族赴府投首行至中

途經馬兵施洪道等問明帶回將卜三聘拏獲其情尚屬可原質之卜三聘及緝捕兵勇人等均無異詞臣查本年奉有

恩旨自首免死數月以來解散者實有三萬餘人茲既審出卜正順有勸父投首及自行赴府實情自應赦其一死臣現已給予免死印照并出示曉諭以卜三聘爲著名首逆如果聽從伊子勸

誅及早出投亦當免死今卜正順係例應緣坐立決之犯因其先有投首眞情卽予寬宥如此明白宣諭俾各股賊匪聞知無論首夥投出皆可免死則翕然來歸自更易於解散至其次子卜正江胞姪卜正開俱年未及歲與其長媳卜鍾氏仍一併監禁歸入各犯緣坐案內照例辦理再查前任達州知州戴如煌先經英善撤回

聽差嗣經宜綿參奏革職并將告病勒休之知
縣俞廷舉一并參革留於軍營効力復據勒保
查明戴如煌旣已參革現成病廢尚有經手報
銷未完一俟辦竣再令回籍俞廷舉卽飭令回
籍至忠州知州吉興亦於本年二月間經勒保
參奏勒令休致惟戴如煌係貪劣之員旣經奏
參革職卽應嚴飭將經手事件立限交代清楚

豈得任其藉詞報銷逗遛觀望臣現在飭提親驗如果該員病廢屬實所有經手報銷各案限以月內趕緊辦完如有稽延及隱漏朦混等弊立即嚴叅治罪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魁倫曰魁倫奏審明首逆卜三聘等分別凌遲斬梟所辦具見細心其卜三聘之長子卜正順魁倫因其屢次勸父出投又首先赴

府投首於法無可貸之中寬以一綫之路給予免
死印照並出示曉諭以廣招徠此亦解散賊黨之
一法所辦亦是又叅革知州戴如煌現在飭
提親驗戴如煌平日居官既有貪劣款蹟叅革後
卽應嚴飭將經手事件勒限交代淸楚何得任其
藉詞逗遛魁倫於提到後應卽飭將經手各項勒
定限期趕辦完竣倘尚敢藉病宕延隱漏朦混及

有侵短款項卽當嚴 叅治罪毋稍寬縱至魁倫審
辦勒保等一案自已得有端緒前據魁倫奏到審
訊大槪情形朕詳加察核勒保之罪較之明亮等
之挾私欺罔尚屬有間但罪名輕重朕亦並無成
見魁倫惟當秉公查審將勒保福寧二人於軍需
有無侵扣入已之處核其情罪及銀數多寡分別
按律定擬候旨遵行

初九日甲午 魁倫奏言川省軍興以來奏撥帑項至一千九百五十萬兩款目既繁閱時復久當時經手局員如道員承勳李憲宜等均已病故輾轉易手經理其中誠不能無浮濫侵蝕情弊查辦理軍需向有定例例外供支即屬浮冒臣提取軍需局冊檔逐加詳核惟長夫長騾及僱募鄉勇兩項所費最大其數目亦最易斜纏雜

以稽核伏思長夫長騾一款初因宜綿惠齡等
統兵由陝入川各兵皆帶有長騾每日給發騾
價銀每頭五六錢不等川省接辦之初因一時
軍務緊要一面照數給發一面詳請移查陝省
辦過成案旋據陝省覆稱係屬權宜辦理並無
成案可稽隨經川省司道議以現查各兵營盤
所領騾價每兵十名長騾五頭以一萬官兵計

算即用長騾一萬頭以行坐脚價牽勻四錢計算每日即需銀四千兩爲數不少請酌減每兵十名給長騾一頭其本無長騾者每兵十名給長夫二名經宜綿批駁以官兵移營追賊軍裝之外尚須裹帶數日之糧每兵十名給騾一頭或夫二名不敷應用飭再妥議該司道等復行酌議每兵十名給長騾一頭其本無長騾者即

給長夫三名旋經宜綿札行司道定以滿兵每百名給長騾二十五頭綠營兵丁如陝甘等省本係帶有長騾者每兵百名給長騾二十頭至無長騾者每兵百名給長夫三十名其長夫價值每月給銀三兩每日給口糧米一升長騾僱價每月九兩騾夫不給口糧彼時並未奏明有案而各路帶兵隨營糧務各員均仰遵照辦理

餉於嘉慶三年二月間福寧接管糧餉以此項需費浩繁一面咨商勒保會奏一面通飭各路軍營停止俟奏明接准部覆後再行遵辦餉於七月間勒保福寧等聯銜具奏經部議駁以馱馬係應付征兵過站之例至到營後已有乘騎馬匹不過移營搬運軍裝行李或需抬送滿兵每百名例給跟役五十名綠營兵每百名例給餘

丁二十名又撥給隨營夫二十名如移營數里及十餘里者自應飭令隨帶之跟役餘丁長夫輪番搬運儘足敷用倘乘坐長騾日行百十里至數十里另撥站夫應付亦應將所帶跟役餘丁長夫按數扣除報銷又何必另給長夫五十三十並改給長騾二十及二十五頭紛更成例隨於十月接准部文通行無如前此承辦各員

業已相沿辦理臣查宜綿所辦只顧一時權宜不行通盤籌核以致所費不貲固屬顢頇浮濫但據現在事勢而言各路官兵追剿賊匪因該匪奔竄無常必須逐日移營分路追擊每日行走百餘里或數十里遇賊即須打仗而所在深林密箐隨處更須偵探搜捕以防伏匪實與歷次用兵攻圍一處再攻一處情形不同所有軍

裝糧石兵力實難兼顧而荒山僻路一時復不
能僱覓夫騾是長夫長騾一項現雖奉文停止
但勢所必需之處未能拘泥成例致惧軍行是
以每次所發餉銀各路兵領或三萬或五萬在
福寧以爲足支正項數月之用而領兵之員及
臺站糧員則皆以此先行扣還墊供夫騾價值
轉將正項兵餉懸欠於下次請領之時補給此

軍需款項不能即時劃清疏核之緣由也又如
鄉勇一項始由賊起倉猝各州縣兵衛空虛雇
募鄉勇防護城池堵禦卡隘而各營兵力單薄
之處亦隨帶鄉勇協力合剿先經宜綿奏明分
別給予錢文照湖北之例辦理嗣因各州縣多
有被賊蹂躪者守卡鄉勇口食維艱復經奏明
支給口糧第賊匪往來遂覺緩急情形各有不

同各州縣所募鄉勇盈千累萬廉費鹽糧實屬
浩大經福寧於嘉慶三年二月間通飭核辦隨
經臬司先福議改鄉勇爲團勇行令自保村莊
自籌口食無事之時歸團自贍一聞隣封有警
飭刻縣齊按名支給鹽糧馳赴各要隘堵禦賊
退仍卽歸農所有常川請領鄉勇鹽糧之處槪
行停止其距賊較遠之州縣一槪不准冒開經

福寧與勤保核准通行然賊蹤東奔西竄有此處方議裁撤而彼處又稟添募者有甫經飭令歸團旋復派調堵禦者現在辦理情形不能預定即難以徹底查核臣查長縣鄉勇兩項易滋浮冒目下雖未能暫行停止而自福寧經手以來節次行文嚴核批稟駁飭較從前宜綿所費已爲減省是以各屬帶兵之員均不免於福寧

稍有怨言即前次勒保覆奏德楞泰支用餉銀二十萬兩亦謂其辦理軍需太緊至福寧有無自行侵肥之處查達州局係道員石作瑞一手經理 臣 再四設法鉤致尚不能得其確實憑據該道平日聲名本屬平常 臣 擬俟廣興到日即將該員撤出軍需局委令廣興所帶司員接手辦理局務彼時自可得其底裏再川東道嚴士

鋐先經派在勒保軍營總理事務該員官聲尚好在川多年熟悉地方及賊匪各情形臣現留該員在此俟廣興到後商同派令在局專管各路米石撥運催償之事又撫卹難民需費繁多開報亦易滋弊混劉清現在川北一帶招撫難民臣已調至達州令其隨同廣興辦理糧餉並擬將撫卹一事專交劉清核實經理至前此廣

與所解餉銀二百五十萬兩臣查此項分撥省
局九十萬兩達州局八十萬兩保寧局三十萬
兩又備辦撫䘏銀五十萬兩內貯達州庫三十
萬兩分撥保寧局二十萬兩嗣據達州局員稟
稱該局所存銀兩除支發外八月內已不敷銀
二萬五千九百餘兩由省借撥銀十萬兩動支
現在實存借撥項下銀七萬四千五十兩零保

寧局員稟稱該局所存軍需除支發外截至八月底止實存銀四萬六千二百九兩零收撫郵銀二十萬兩除支發外實存銀六萬六千一百七十四兩省局藩司稟稱撥到餉銀九十萬兩加以舊管七萬三千餘兩並新收正雜銀二十二萬七千餘兩共計銀一百二十萬餘兩截至八月十五日止除支發各款外僅存銀十五萬

兩復因達州局餉銀不敷應用借撥十萬兩實存五萬兩其各局支用俱有逐款細冊可稽總緣奏請之時已屬急需而道路阻長每次請領自京至川必須三月有餘應發之銀不免拖欠壓積以致餉銀甫到一經開發便覺無餘且近年本省錢糧皆經斷緩所有本省例應支給官兵俸餉等項均由省局存貯銀兩內支銷是

雖動用軍需之銀而實係動用本省錢糧之項
與軍需無涉現在山西省撥解之銀頭二兩起
二十萬兩業已解到兌收共三四兩起之二十
萬兩尚未解到本年收成豐稔先經藩司林儁
於勸保任內稟請採買穀二百萬石預備明年
兵米之用所以勸保有請撥餉銀五百萬兩之
奏臣抵達州後復經該司稟稱趁此收成之際

必須預為採辦至少亦必須一百萬石臣當卽

批准該司飭令於穀多價賤之州縣先行出示

照例採辦俟餉銀到日給還現據成都等縣報

稱該縣民情踴躍採辦之穀已有陸續上倉者

是臣前所請發之二百萬兩到時卽應將五十

九萬兩撥發採買穀價而所買穀石亦係支給

通省兵米不專為軍需之用所餘一百四十餘

萬分撥各局約計亦祇可敷十月十一月供支總之賊匪一日不平即軍需不能一日不備臣查川匪情形有楊開甲張世龍苟文明鮮大川冉添元王登廷等數股俱在通江南江一帶現經額勒登保在彼剿辦徐添德一股現在東鄉一帶有七十五木射斗李紹祖等專剿庹元張金魁二股現在太平界內係許文謨褚大榮專

剿辛聰張添倫二股現在陝西平利界內係德楞

泰剿辦其所需軍餉仍就近由川省之大寧縣

辦運又有樊人傑龍紹周二股先在太平近日

闖其竄匿陝西邊界雖各逆人數比前已為大

減而股數尚多分股竄突官兵旣須分路追剿

糧餉亦卽須隨時分路趕運

盛京吉林之兵計此時已到陝省剿辦張逆歲事

後明亮等卽應會合帶兵全數入川彼時所需糧餉更多臣輾轉思維不得不預爲籌畫惟有

仰懇

聖恩量撥數百萬兩來川備用臣與廣興妥立章程逐款按例核實支用卽或例所本無勢有實在必需之處卽隨案據實奏明請

旨定奪不許將別項通融致滋牽混至上年部撥餉

銀短平一節臣密傳總理達州局之道員石作
瑞面加詢問並提取保寧省城二局冊案札詢
總理省局之藩司林儁總理保寧局之道員李
鋐吉陞保先後據該局員等禀覆同稱上年部
撥餉銀來川時先經飭委同知那山前赴廣元
縣守候接收分撥各員管解隨於上年十二月
二十日那山禀報接准陝西委員解到第一起

京餉二十五萬兩並銀平一桿到站據陝西委
員禀稱陝西軍需局較准十六兩正平六桿在
潼關廳眼同山西解員按起逐匣秤准編成號
數註明觔兩粘貼匣面並另造清冊照數解交
那山當即眼同陝西委員逐匣過平開匣點驗
錠件零星顆色九九用庫砝比兌或九六平或
九七八平不等合之原來清冊所註觔兩相符

隨飭撥交各員分解並將陝省來平三棏照依
銀匣號數輕重造冊分解達州省城保寧三處
總局以便按匣對冊照數平收雜時三局各按
分解銀數用部頒砝碼逐匣彈兌各起均有短
少通計共短平銀十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兩零
隨經福寧英善與勒保會商定以發給兵餉則
補足庫平其餘各營夫騾價值及一切雜款除

扣平一兩外均以原平發給三局業經一體遵
辦惟省局有支發滿漢官兵俸餉養廉米折公
費等項應於地丁項下開支據藩司林儁禀稱
共發過銀四十九萬七千五百兩零均係補足
庫平於歷次軍需扣收平餘歸公項下借墊支
發共墊發過銀二萬一百四十兩零尚未歸款
臣
復詳加查訪所有上年部撥之項實係原銀

短少該局員等尚無影射侵漁情弊但當時既

未據實奏明含混接收迨奉

旨查詢始行具奏實屬非是又查出有嘉慶二年宜

綿任內陜西解還川餉銀一百一萬兩短平銀

五萬五千四十兩零咨請陜省補還該省以係

戶部撥原銀不肯賠補咨覆一咨之後事隔年

餘不奏不辦至今此項尚屬懸宕無著殊非核

實辦公之道臣逐日查核各局員所開冊案須得各路軍營所用實在細賬核對方可得其支用確數但此時各路帶兵之員及隨營經手辦理糧員均未便調其前來逐一核算若祗憑所開冊報款項亦不足以爲實據應請俟大功告竣之日就行核實查對將應銷應賠之項逐件清釐臣現在籌辦各路應用糧餉趕緊分路接

濟侯賡興到時面商妥協即可帶兵剿辦餘逆以期肅清邊境再查福寧一切日用薪水食物俱係發銀達州糧員採辦據糧員呈出福寧發銀印札十紙每次所發或一千兩或五百兩均於札內開明如有不敷續行找領計自嘉慶三年二月內到達州起扣至本年八月止共發過糧員銀五千五百兩是福寧本有心計之人所

辦諸事皆已預估地步一時實難得其弊資確
據惟於部撥餉銀短平一案既未即時奏明及
奏出後又不將嘉慶二年陝省解還川餉短平
五萬餘兩之處一併奏辦實屬含混應請將福
寧革去副都統職銜仍留達州聽候核算軍需
賬目以便臣與廣興確切查辦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魁倫曰川省軍需長夫長騾及

僱募鄉勇兩項所費最大現據魁倫查奏如長縣長夫初因軍務緊要一面照數給發一面移查陝省辦過成案而陝省以係屬權宜辦理並無成案咨覆此二語即係舞弊之根追川省議定核減章程宜綿又謂爲數不敷仍行酌量加增並未奏明有案是即宜綿之過其鄉勇一項雖將常川請領鹽糧之處概行停止嗣又因賊蹤飄忽靡常有此

處議裁而彼處又添募者有甫輕飭令歸團旋復派令堵禦者兩項糾纏不清自難保無藉端影射情弊魁倫以各路官兵現在追剿賊匪勢難概行裁撤而設法鈎致尙不能得其底裏擬俟廣興到日即將從前經手之局員石作瑞撤出另行派員接辦無難查出確實憑據自應如此辦理至福寧到川接辦糧餉現據魁倫奏稱詳查福寧經手欵

項及有無餽送實難得其確實憑據惟于部撥餉銀短平十一萬餘兩一案並未即時奏辦而陝省解送川餉短平五萬餘兩又始終未經上聞實屬含混福寧著革去副都統銜仍留達州聽候核算軍需賬目以便魁倫與廣興確切查辦但福寧自接辦軍需以來閱其與勒保節次批駁核減以視從前宜綿等所辦較爲嚴緊以致帶兵各員多有

怨言是福寧於支發軍需似尚無別項情弊即如
胡齊崙在襄陽辦理軍需因其浮濫支銷並有侵
貪入已劣蹟恐人舉發是以於承保進京後餽送
銀六千兩冀其代為隱飾若福寧果有情弊豈敢
過為刻覈結怨多人而不慮其攻訐耶慰倫將
此情節向福寧面為開導現在查明伊經手之項
如果無弊則福寧尚可免罪另候擢用惟福寧係

拔辦宜綿英善則興局務伊雖無任意浮冒侵肥及餽送等弊然果皆實用實銷則先後所發數千萬兩金俱作何用福寧此時若能將宜綿等底賬呈出或指出確實款據則福寧之罪不辯自明况劾保朗亮俱已革職拏問若果有得受餽送及濫行提用之處即據實呈明于伊等本罪亦無可加即代爲遮掩於伊等本罪亦不能減福寧更不必

代爲隱飾卽宜綿英善明興雖離局已久而其從
前經手局員必尚有任事者亦無難向其跟究得
實也至魁倫奏稱前此廣興所解餉項據各處局
員禀稱存項已屬無多其魁倫請撥之二百萬兩
現因採買穀石已有陸續上倉者卽應將五十九
萬兩撥還穀價所餘一百四十餘萬分撥各局通
計止可敷十月十一月供支之用請量撥數百萬

來川備用朕亦鑒其不負付已之實情魁倫松筠俱
兼能體國之人朕亦斷不忍疑其稍涉侵越之事
若於伊二人亦不深信又將委任何人辦此軍需
重事今已令戶部於兩浙兩淮商捐項下及江西
秋撥並部庫湊撥銀二百萬兩發給現據魁倫奏
各股賊匪除陝省張漢潮外其在川北及與川陝
交界各等處者尚有十三股魁倫之意或慮目前

有未必即能蒇事光景亘再不能尅期速竣勢必續請添餉又須於部庫及各省通盤籌畫紛紛撥解以有定之款供無已之求將何由接濟乎魁倫務須會同廣興加意減省撙節妥爲經理現在魁倫籌辦勒保一案尚未得有頭緒而清理軍需尤爲緊要其所請分身帶兵剿捕餘孽之處自可不必惟當遵照前旨勉力妥辦也